

FIVE BOD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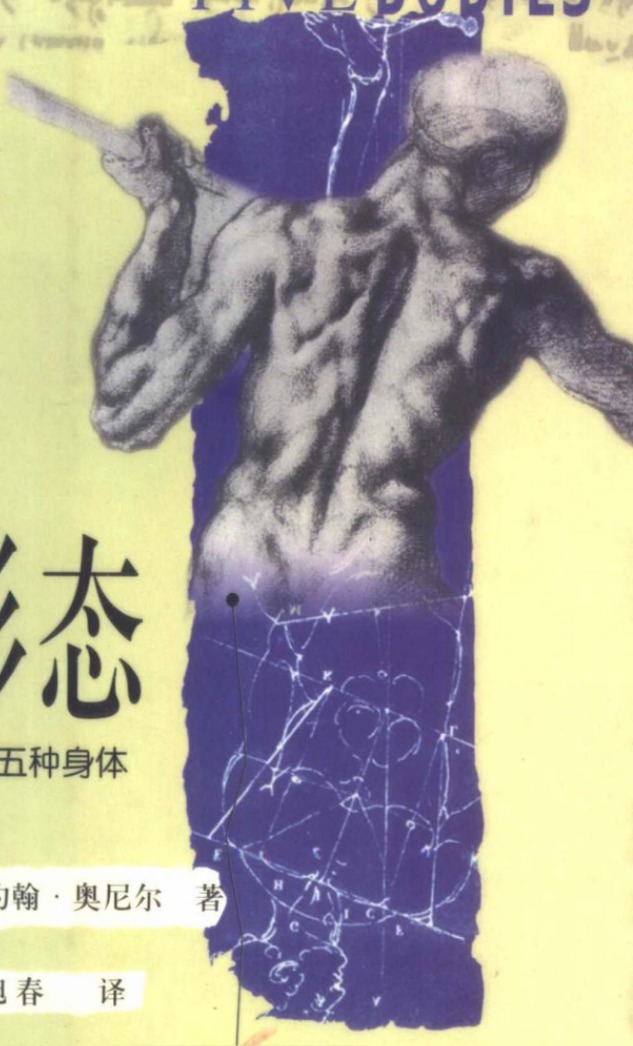
阅读身体系列。

身体形态

—— 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

[美] 约翰·奥尼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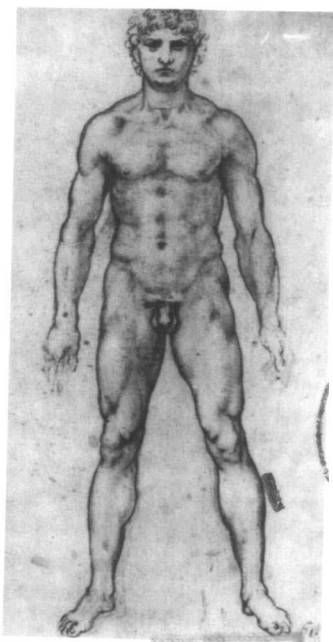
张旭春 译



身体形态

——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

[美] 约翰·奥尼尔 著
张旭春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美]奥尼尔著;张旭春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6

ISBN 7-5313-1840-7

I. 身… II. ①奥… ②张… III. 人体形态学 IV. R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950 号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Copyright(c) 1985 John O'neil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c) 1999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50 千字 印张:7 插页:2

印数:1—5 000 册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周荣胜

责任校对:单瑛琦

封面设计:王复冈

版式设计:王复冈

ISBN 7-5313-1840-7/G·128 定价:14.00 元

编者的话

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

身体是一个问题，迷人而深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身体，并且天天都遭遇他人的身体，但是，这不表明我们对身体有充分的认识，比如身体与肉体是一回事吗？人们通常把身体（Body）当作肉体（Flesh），仅就思想而言，这是对身体的降格。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象，其意义随民族与性别的不同而不同，随历史与境遇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区分出了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仅当身体被视为生理学、解剖学的对象时，它才是肉体，因此肉体只是身体的一个层面，一个基础的层面。

身体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它是被自然、社会与文化构成的。人类的身体形象、身体经验和身体知识都受制于具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形态，因此，身体有一部历史，而非一成不变，米歇尔·费尔（Michel Feher）主编的三卷本《身体史话》便是这一思路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构成世界的原型。人类从远古时代起便以自己的身体为原型去构想宇宙的形态、社会的形态、乃至精神的形态，世界各民族的创世神话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维科在他的《新科学》中把它

概括为原始心智的普遍规律，在文明世界里它依然以诗性智慧的方式积极地运作着。梅洛·庞蒂创立了以身体为基础的存在现象学，诠释了身体在世界构成中的奠基作用，从此提升了身体在当代思想中的地位。今天，我们可以说，缺乏身体范畴和体现逻辑（an embodied logic），我们就无从把握周围的世界。

我们编辑“阅读身体”系列有两个目的：一是集中译介一批有分量的身体研究的学术著作，把身体这个课题介绍到中国来。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身体的跨学科研究在西方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学、人类文化学、文化研究、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等都把它作为主要课题。希望选入的这些见解独特、角度新颖的著作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视域，催生我们自己的身体研究；二是不忍坐观今日的身体实践，这个消费社会只知道作为肉体的身体，无视身体的更高层面，对身体极尽贬损之能事，身体几乎沦为性和商品的消费机器。在步入新世纪之际，我们理应重审自己的身体知识，淘汰陈腐的身体观念，用更深厚的思想建设健康而美丽的身体。

“阅读身体”系列的顺利进行受惠于诸多师友同道的帮助，尤其是得到了思想家刘小枫教授的悉心关照，在此，我和读者一道向他们表示感谢！然而，囿于编者的学识，以及时间的匆促，缺欠在所难免，恳望四海专家、广大读者多批评，献良策，把这个系列办好。

周荣胜

1998年10月，北京

致 谢

自1972年以来，我一直为本科生开设一门关于身体的社会学的课程。我力图通过此课将一大堆形形色色、甚至令人迷惑不解的材料组织成某种系统化的知识，这就是这本小书的由来。为此，我的秘书，方德斯学院（Founders College）的伊芙琳·葛林伯格（Evelyn Greenberg）和罗斯·卡明斯基（Rose Kaminski）承担了大量耐心的打印工作；康奈尔大学的凯·肖尔（Kay Scheuer）对拙稿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和润色，从而使得行文更加清楚，文体更加规范。我还要感谢江奈生·米勒（Jonathan Miller）的系列电影及其著作：《被追问的身体》（The Body in Question）。他隔周轮流给我们展示医学史上我们人类的两种身体之间的差异性，我被这种探索交往身体（Communicative body）的纯语言艺术深深地迷住了。不管怎样，我们有理由认为：米勒的身体研究以及我对身体的象征性外观的研究均有助于推进我们对人类伟大心灵的探索。

1980年，我应邀到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大学的心理学系作讲演，当时，《身体形态》这本书已具雏形。1972年至1982年期间，我曾在下列各大学作过一些讲演、参加过一

些研讨会，本书的某些章节的初稿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这些大学有：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和康科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英国的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和当代美术学院（the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s）；欧洲的有巴黎美国学院（the American college in Paris）、日内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neva）、卢汶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ouvain）、格罗宁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roningen）和米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lan）。我对上述大学均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访问了一些美国大学，它们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它们是：南佛罗里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伊色佳学院（Ithaca College）、圣约翰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 and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我还要感谢我的母校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在此我能自由地工作和思考，以及我的家人——玛丽亚、丹尼埃拉、格里高利和布伦丹，他们的智慧和爱已融入本书的字里行间之中了。

约翰·奥尼尔

序 言

配假肢的上帝

在研究文明化进程中人类身体所付出的代价这一方面，弗洛伊德的努力无出其右。然而，在反思文明及其不满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却无法构想出一种新型的生理修复术（bio-prosthetics）以便为我们开拓新的文明疆域并创造新的伟力。人类已经主动臣伏在科学技术的威力之下，从我们幼年时代起，后者就将我们笼罩在其不容置疑的（尽管是不太舒服的）神威之中。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似乎已经变成了某种配戴着假肢的上帝。配戴上所有辅助器官之后，他的确显得仪态威严，但这些器官并未真正生长在他身体之上，所以仍不时让他烦恼不已”^[1]。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力图 and 弗洛伊德关于初民及其上帝之幼稚性构想保持着距离，因而，我不太倾向于以我们对现代科技的固恋之错来揶揄他们。更确切地讲，我关注的是重新思考保存在初民的社会诗学（sociopoetics）里的公民遗产，他们（初民）的神和家族谱系并未湮灭在我们非人性的历史中，而是仍然存活在人类的大部分普通领域之中。如果我们对人类的变形能力怀有某

种恐惧的话，那么这种恐惧则来自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那种可怕的潜力，它能够将地球上所有生物形式连同人类自身一齐毁灭掉。文明的不满所包含的真正不可思议的方面是：我们极有可能是第一个思考自己末日的人类社会。面对着这样一种前景，我们便不得不重新思考人的身体，重新构建其家庭、政治经济以及其生理技术。对这一工作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格林汉姆共济会”（Greenham Common）的妇女们已表明了这一观点；世界各地的青年男女们也向他们的父辈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希望他们在末日来临之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父辈们不从他们狂热的幻想中醒悟过来，那么在我们身后甚至将不可能留下任何隆起的坟茔，更不要说文明的子孙或至上的诸神了。

约翰·奥尼尔 于多伦多

目 录

编者的话	1
致 谢	1
序 言 配假肢的上帝	1
导 论 我们的两种身体	1
第一章 世界身体	15
第二章 社会身体	39
第三章 政治身体	61
第四章 消费身体	89
第五章 医学身体	121
结 论 人类身体的未来形态	159
注 释	173
参考书目	197
译名对照表	205

导 论

我们的两种身体

拟人说 (anthropomorphism): 人的形象或性格之特征。a. 以人的形象或特征比拟神; b. 以人的特征或性格比拟任何非人类或非理性之物。

——《牛津英语词典》

撇开字典中的定义不谈, 我认为如果没有拟人说, 人类将难以在世上立足。假设人们彻底抛弃拟人说, 世界之于我们将变得比任何一位神祇更为陌生。因此拟人说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最根本的反应方式; 它是人类在构建其自身、构建其世俗组织及神祇系谱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力量。这是逻辑学者们的一种曲喻 (conceit) 比附方式, 藉此我们才能作不寻常之思。但是, 我何以斗胆重提拟人论? 即使不怕谬误之说, 我难道不应对当今的思想潮流表示尊重吗? 人不比上帝, 他不属于自己的创造。这看来似乎有些奇怪 (我们正是这样被告之的), 但我们最好将其视为某种令人激动的机遇。

——设想我们幸免于社会和道德的混乱——在某种程度上确如此。但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免于罹难是仰仗了赁来的

道德资本。因此，我想重提那个古老的问题：谁创造了人？这是一个拟人论的问题。在对该问题的追问和对其反应的追寻中，人便使得自己成其为人。

对于我们而言这条思路至关重要。我们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方式来为一种拟人化的社会科学奠定基础。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里人的丧失既充满忧伤又不乏欢愉。人类知识的进步似乎要求摒弃一种拟人论的或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对于这一论调我并不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这一过程中，人已经失去了那种赋予人类体制以人类形体的能力。在我看来这种能力是社会科学中拟人观的基本核心；我们如果想要抗击同样极端化的主体性的或无主体性的科学的威胁就必须复兴这种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坚信，对于人的身体的不可避免的兴趣将有助于我们解决人、自然以及社会机构之间那种复杂关系之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我们将比较清楚地看到：人类身体是怎样作为一种智慧和评判的源泉导致了那些大大小小的拟人论秩序的形成——正是这些秩序支撑着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结构体系。乍一看来，这种论点不甚明了，因为人们通常会认为身体要么太过于个人化，要么太难以把握，所以在研究公共生活的心智秩序方面不能以它为出发点。比如说，一种身体的“社会学”或一种身体的政治经济学之说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身体似乎一定不在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但是一旦将身体纳入这些学科的研究领域，我们会发现，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和公共生活品质的大部分日常感知都被忽略了。

生理身体和交往身体

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那进入了社会生活的身体的？有时身体被视为一种生理客体，它和其他客体一样包围在我们的周围。这样一来，我们的生理身体（即肉体）便能被撞击、敲打、辗碎，进而被摧毁。然而，即使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的语言还是从其赖以栖居的身体中疏离或异化了出来——后者指的是那种交往性的身体存在（communicative bodily presence），对于它，我们不能漠然处之，因为在他人和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1]由于这两种身体的不可分离性，我们甚至将生理身体视为一种道德身体，它使我们拥有尊敬、互助和关怀等美德；我们自己应为它所受到的任何伤害负有责任。除此之外，社会也强烈地维护身体的不受侵害（的权利）：那些故意伤害他人的人将被处以监禁或其他形式的身体处罚，甚至那些仅仅是体态笨拙的人（即便不遭受道德上的谴责的话）至少也免不了窘迫之感。因此，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生理身体不仅仅是生物学研究或医学实践的对象而已，它极有可能促使我们对后两者的操作程序进行再思考：即考察神圣化医学的再创造过程。不管怎样，我们不能将身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当作一种确立的范式并以此来指导人们去认识社会生活中身体的行为举止等。我们所拥有的并正在加以思考的交往身体是我们的世界、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的总的媒介。莫里斯·梅洛-庞蒂写道：

身体是我们能拥有世界的总的媒介。有时，它被局限于保存生命所必需的行动中，因而它便在我们周遭预设了一个生物学的世界；而另外一些时候，在阐明这些

重要行动并从其表层意义突进到其比喻意义的过程中，身体通过这些行动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意义核心：这真切地体现在像舞蹈这样的习惯性运动行为（motor habits）之中。有时，身体的自然手段最终难以获得所需的意义；这时它就必须为自己制造出一种工具，并藉此在自己的周围设计出一个文化世界。^[2]

上述区分并不意味着要贬低我们生物身体之生命的重要性。我仅仅想加深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之所以产生恰恰是因为人类身体是一种交往性身体，其直立姿态和视听能力的结合拓展出了一个符号的世界，这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经验并使之超出了其他任何生命形式的范畴。^[3]我们从未体验过我所区别开的生理身体和交往身体等身体的诸方面；我们只是将身体当作一种包含着诸多变量的统一体来加以体验（这些变量决定于各种历史和社会状况）。关于生、死、痛苦、快乐、饥饿、恐惧、美、丑等身体体验，各社会已不再拥有某种可供共同遵守的普适性仪式。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身体处理成一个可供社会科学而非仅仅是生物医学研究的课题呢？对身体的研究或许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诸如社会秩序、冲突和变化之类较宽泛的问题，那么从中我们将获得怎样一种关于身体的知识呢？如果这种研究确有裨益，我们怎样才能将其坚持下去而非仅当成一时的心血来潮？难道科学所追求的秩序、规律和普遍性真的与身体行为无关吗？一般地来讲，社会学所研究的规则和规范行为是源自人们的信仰而非身体的化学构成或生理组织。因此，可以这样认为，社会存在于我们的精神而非身体之中。人类漫长的

宗教、哲学和教育史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总是以二元论的方式构想万物秩序，如精神高于物质，理性高于感觉等法则。以此观之，身体不过是道德和思想秩序的被动的仆役。因此，如果想要事业有成，出人头地，或者说想要学习社会学所谓的知识而被迫坐在此讲厅内（更不用说阅读此书了），^[4]我们的身体就必须被管束禁锢起来！

要了解社会机制是如何对身体进行重构的并非易事。^[5]而更难的则是弄清楚我们如何能借助于身体来重构社会机制。然而这正是本书所要做的工作。最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晦涩难解的理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根据这种理论，现代政治经济学并未压抑身体；毋宁说，它只是将性的身体（sexual body）辟为一种话语通道（discursive channel），从而将其权力加诸后者之上——通过这一话语通道，我们总是不停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并坦言自己的欲望：

性不应被如此描述：它是一种顽强的冲动；它外在于，并且必定也不服从于某种倾尽全力想要弱化它的权力；后者总是企图对它进行全面控制，但这种企图已往往归于失败。实际上它是一个权力关系网极为稠密的转换点，这些权力关系体现在男人/女人之间，青年/老年之间，父辈/儿孙之间，教师/学生之间，神职人员/世俗大众之间，管理阶层/被管理阶层之间。在权力关系中，性并不是最难以驾驭的因素，它仅是众多最具工具性的因素之一：在形形色色最大数量策略之中，它扮演着支撑点和关键点的角色。^[6]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注意一点：交往身体被降格为性的身体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歪曲了那曾经统摄着自然、社会和人类身体的性别化的宇宙学（the gendered cosmology），并使其从属于自然和人类家庭的工业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要加以讨论。^[7]于是，我对这一历史进行了重构，它是在将我称之为作为生理本文（biotext）的历史转化为作为社会本文（sociotext）的历史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参阅《结论》部分）。这便是本书的立论框架。同时，我采取了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反人道主义，尤其是任何时下流行的解家庭化（defamilization）的主张，后者的目的在于将国家和市场强化为人类生活的最高模式。^[8]我拒斥这种处于终极阶段的新个人主义。确切地讲，我的思路与维柯是一致的，那就是，企图在家庭和巨大的历史性整体（historical body）之外来构筑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性关系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在此吁求一种家庭化的历史——只有在这一历史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体才得以存活。这种历史的讲述远非当今规劝室中的个人忏悔或官方的历史修纂所能比拟。它不能被划分为伟大的男人史，也不能被视为关于女人和儿童的新历史。我们所有人都拥有这种家庭化的历史，而且也都是该历史的见证人。因为它是神圣的。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曾言：

每一个体的历史都是漫长的，从他们自出生到死亡的进程中这种个体的历史渐渐地显示出来；渐渐地你能从他们的生活中看出其特性与纠结；在每一个体的历史

的不断重演中所有事物均逐渐彰显出来；然后所有个体的历史便从中逐渐彰显出来；然后任何关注他人的人将逐渐获得对后者历史的总体把握。渐渐地每一个体的历史将从这一个个体中彰显出来。然后，将有可能获得一种关于每一个体的历史。^[9]

交往身体

在当今的后工业社会里，人们愈来愈倾向于将身体体验（bodily experience）重新界定为一种纯粹的劳动力，它像一件极为驯良的工具一样为我们的商业、教育和医学实践所运用。面临着这样一种趋势，我们必须对经济学、政治学、医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分析性实践作一番批判性的再思考——这一工作将留待下面的章节去完成。然而，这番清理工作必将面临着重重困难，并因此而阻碍它意图发动的社会或政治变革，其原因便在于：社会科学家习惯于研究的对象并非有血有肉的人类身体，他们往往更喜欢采用数据性的材料或安排好的访谈程序。社会学话语的主要功能就是在社会学家及其研究主题之间实施一种净化仪式。对于职业社会学家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能面对穷人、病人和失意者的目光而不为之所动，后者往往把他提出的问题掷还回去。访谈程序和立场研究往往把主题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剥离得干干净净。供社会学研究之用的设备日渐庞大和复杂，这使得它只能被安置在办公室或研究所之中，其服务对象也逐渐集中在那些有支付能力的富有的顾客身上。它同时也要求社会学家保持一种体面的标准仪态（它涉及服饰、语言和情感），这便使得他